

纪英 之原编

白俄珠宝行劫案

上海滩丛书之(一)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竟如
封面设计 一 敏
插图

白俄珠宝行劫案

——上海滩丛书①

纪英 之原选编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89000 印数00001—2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04-1/1.196 定 价：3.50 元

目 录

1 白俄珠宝行劫案 顾亦礼 王琳蒂

他握住她的手，感觉却是异样的，但他希望一切皆是虚幻，决不能陷入情网！因为这是一个不能做自己情人的少女……他呆呆地望着马路对面的她，没有勇气涉过这条欲河。突然，清晰的枪声响起，他倒下了，地面是透骨的冰凉；而她，还是那样修长、白皙、漂亮……

145 江湾火警 汪文郁

一辆摩托车飞箭般急驰而去，隐入苍茫的暮色中，留在身后的是惊雷滚滚、弹片呼啸、警报呜呜……沙利文咖啡馆却灯红酒绿，39号西崽快步上前，拉开餐厅的玻璃门，迎接一位态度庄重而神秘的中年绅士……

199 血染浦江 陈伟斯

萧杀之中，独有这十方庙，依然香烟缭绕。媿田拜倒在观音菩萨前面，喃喃念经……禅房门突然推开，一个头戴礼帽、身材魁梧的汉子走了进来。他笑容可掬，旁若无人，注视着媿田狂暴、惊恐的眼睛。媿田刚想拔枪，黑森森的枪口已对准了他的脑门……



B 694670

白俄珠宝行劫案

顾亦礼 王琳蒂



第一章 查拉霍夫珠宝行

1

他去的早，有阔佬的地方，像派克新村的吴经理、戈登路沁园村的黄先生、方西马大楼的谢先生、西摩路的柳太太等等。不过使汉萍感到有意思的是那位住在四马路群玉坊的黎小姐。他只能猜到她是书寓先生或长三之类的。黎小姐是个很有性感的女人，当然有时她也故意炫耀她的迷人的大腿，但并不过分；即使是炫耀，也极其自然。这是那些站在皇后大戏院或汉口路上的野雉们忘尘莫及的。

他对她很有好感，也许她也这样。她常常还要请他吃一杯茶以后再走。他有时感觉在她乐天的神情后面，还隐约有一丝悲哀。他判断出她不是那类完全麻木的女人，至少他曾从她嘴里听到过“女权”这个很时髦的词儿。

另外，她在他走时还要塞给他十块钱。她告诉他，很讨厌阿发这家伙，油嘴滑舌，又懒惰到了极点。阿发似乎在她手下做事。同时，她也告诉他她叫黎美美。当然，这也许不是她本来的名字。因为在群玉坊或会乐里，那些领执照的女人都挂着自己名字的灯笼牌子；黎美美这儿，除她的名字外，还有一长串：君妃、榴春、筱仁菱、贾宝玉等等。这种名字听上去就可以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

上海这个大都会实际也是古怪的，当你沿四马路往东走，两旁不再是妓院，而是一间间的书店，向着人们散发出文明的光芒，不过细想一下也并不会以为古怪，大家都习冗的：这是一种文明和堕落并存相邻的景象！上海人谁都不因此而大感困惑。

汉萍是林晓脚的车夫。他沿着四马路开着车向东，随后便回派克路去。林晓脚的主顾都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他是插不进去的。

每当他这时回去，太阳已经落在跑马厅后面了，华安饭店钟塔像一只巨人的手臂挡住了太阳在这一天最后金黄的残霞。随后，他从派克路走到爱文仪路，坐十六路无轨电车回家。躺在床上，他有一种疲倦感。当他把钱给母亲时，他只告诉她在美国人的洋行里开车，母亲不再疑惑，很满意地将钱藏到了一只洋铁皮小盒子里。

汉萍抽着烟，脑子里是黎小姐的脸孔，眼睛。

这天他擦亮了汽车，准备开出去时，阿发突然在他背上拍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把他拉进车内。

“有一桩大生意，干不干？”他悄声地说。

“别鬼头鬼脑，有话就说吧！”汉萍接过他递来的吉士烟。

“一笔珠宝生意，我爷叔叫你来开车子，事成之后，你的口袋就麦克麦克了！怎么样？”

“闲话一句。不过，啥人是你爷叔？”

“这个你不必问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到时你会明白的。”

“好吧，不过话要讲清楚，我只管开车。”

“当然，当然！”他又压低了嗓音，“这事不能让林蹊脚晓得。”

“好吧。”汉萍扔掉烟蒂，戴好墨镜，把车开了出去。

到了三点左右，他把车驶到了精艺木器店旁边，跟着阿发进了弄堂。

阿发的爷叔是个精干的中年人，一根很精致的表链在他的马甲旁垂着。窗帘拉得很紧密，屋内弥漫着烟雾。一盏灯吊得很低，照亮着桌子上的地图，地图旁边是一个大皮箱，箱中几把锃亮的德国手枪在昏暗的灯光下泛出蓝幽幽的色彩。这个男人正用一块油腻的布仔细地擦着手枪。他身后还有几个男的，眼睛从黑暗处盯着汉萍。

“这是我爷叔，你叫朱先生好了。”阿发说。

“这就是小陈？”

汉萍点点头。

朱先生好像眨眼间忘了汉萍，又小心翼翼地擦起手枪来，接着把枪放进箱内，才抬起头来说话。

“大家都到齐了？嗯，连我一共五个人。大家看地图。”他左手拿着烟，在地图上移动着，烟头上一股青烟袅袅地向电灯升去，“这是霞飞路，这是查拉霍夫。我，宝根在飞亚克夜总会，阿发跟老七乘小陈的车子来。小陈在善钟路换我的车，九点钟准时停在查拉霍夫首饰行门口。如果没有情况，我们就动手。记住，一定要等我和宝根进去再出来站在门口后，你们才动手，不能早也不能晚。完了之后，小陈仍旧开车朝前左拐弯，到亚尔培路，再拐到亨利路，在善钟路丢下我的车换上自己的车。”

“朱先生的车就扔了么？”汉萍问道，他觉得这有些可

惜。

“是的，”朱先生抬起头来，灯光照出他脸上刚毅的轮廓线条，他的表情十分漠然，“这车本来就不是我的。”他的嗓音低沉有力，像一个独断的暴君，善于用声音威慑别人。汉萍正是由此有了些可怕的感觉。朱先生男人气很足的脸上表情淡漠，并且面色苍白，好像没有血在流动。

2

汉萍再次将车停在精艺木器店旁边，走进那条平静的弄堂。三分钟后，阿发、老七（一个有着杀人颇相的汉子）上了汉萍的车。阿发一反往常，默默无语，脸色有些紧张，似乎在后悔不该上车，老七眼中则流露着杀气和高傲的神色，仿佛他是那种可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的人物。

静安寺路上的行人比白天少了许多。初冬的夜风渐渐地变得刺骨起来。汉萍将车向南驶去。他的确很紧张，但同时也对自己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他七个月以前，他决不会去帮助一伙劫匪开车的。他几乎有些快活，快活得几乎激动——这种激动实际上也是一种紧张感觉。

准九点，车在查拉霍夫珠宝行门口停下，三人安静地在车内等待着朱先生和宝根进珠宝行。

汉萍有些不放心，因为朱先生的另一辆车并未出现过。他怀疑朱先生是不十分可靠的人——他除了晓得朱是阿发的“爷叔”外，其他一无所知。然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他唯有干到底了。

朱先生和老七终于从飞亚克夜总会穿过马路，警觉地注

视着四周，走进了查拉霍夫。那个俄国老头在柜台边给一位太太挑选项链。这时，阿发和宝根揣着手枪从外面冲进门。他们用枪指着老头不允许动，那个太太也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手掌放在嘴上，不敢哼一声。俄国人的手在颤抖着，他的眼中有着一股被压抑的怒火。

老七和阿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口袋，敲碎了橱窗和柜台玻璃，将珠宝首饰统统装进了口袋。阿发的眼中映现的是贪婪和兴奋的神情。

“你们，你们不能这样干！”俄国人眼看着珠宝被一抢而光，拚命地用生硬的华语叫喊着。

“不许叫，当心你的老命。”老七把枪口对着俄国人说。

朱先生见珠宝已拿得差不多了，把手一挥，阿发拎起口袋，迅速地离开了店堂，老七也跟上了。那个俄国老头如梦初醒，急忙转身到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追出门外。

老七见俄国人追了出来，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射入了俄国人的胸口，俄国人一个踉跄倒在血泊中。

“快掉头！”朱先生对汉萍说。汉萍很麻利地将车头转过身，沿着霞飞路高速开去。

车到了善钟路，朱先生、老七和宝根拎着装满珠宝的小口袋跨出车门。阿发正要跟着下车，老七挡住了他。

“你们的报酬，我会派人送来的。”朱先生对阿发说。

阿发只得退了回来，催汉萍开车飞快地离开了他俩。

“喂，这是怎么回事？”汉萍问道。

“报酬他们会派人送来的，你放心好了，快走吧，被巡捕发现就麻烦了。”

“天这么暗，没人看得见的。”汉萍说着开动汽车，
“朱先生会不会独吞了那批珠宝？”

“他是我爷叔，这决不可能的！”阿发很肯定地说。

“要是你骗了我，那没你的好处。”

“哪能啊，老兄！”阿发拍了拍汉萍的肩。汉萍的话像是提醒了他什么，那双狡黠的眼珠在转动。

3

汉萍已有好些天没见阿发的人影了，就是在前几天，阿发也好像故意在回避自己，那张狡黠的脸上显示了从未有过的惊慌。阿发也不曾向汉萍提起珠宝的事，这不由惹恼了汉萍。终于汉萍找到了阿发。

“别发火么！我阿发何必要和你老兄捣鬼呢！你说是不是？”

“那好，上车吧。”汉萍打开车门。

“怎么回事？”阿发不解地问道。

“到静安寺去，找你的爷叔！”汉萍坚决地说。

“这个——，他是不会见你的，这个老家伙鬼得很，弄不好你要送掉小命的！”

“那么我先杀了你！”

“好吧！”阿发无可奈何地上了车。

十五分钟后，车子驶到木器店隔壁的弄堂里。汉萍和阿发下了车，敲响了朱先生的门。门紧闭着，只有从过道的窗口缝隙中透来一丝刺骨的寒风。

阿发看了汉萍一眼，随后脱下呢帽，从中取出一根三寸

左右长的铅丝。一会儿，门被打开了，屋里窗帘依然是紧紧地拉着，桌上已有了薄薄的一层灰尘。

汉萍朝阿发转过身去，他的眼里露出一种逼人的锋芒，使阿发疑惑起来。

“你就带我到这地方来，还要说不知道？”汉萍一下抓住阿发的衣领。

“嘿，别这样，别这样，”这次阿发神色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也许他们带了珠宝藏起来了。”

“该不是你独吞了我的那一份吧？你可真会演戏！”话音刚落，汉萍的拳头就揍到了阿发的脸上。

“哎，别打呀，我确实是不知！”阿发大叫起来，“我哪敢独吞呵！”

汉萍松手放了他说：“他们还可能在什么地方？”

“这不清楚。我只晓得老头子姓朱，其他什么都不知。是那个老七让我干的，还答应说事成之后给我五分之一珠宝！他妈的，让他们给骗了！”阿发愤恨地说，脸上露出了沮丧的神色。

“咳，真不知究竟是他们骗了你，还是你骗了我！”汉萍盯住了阿发又问，“你连他们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就帮他们做事，嗨！你的爷叔！”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们的！”阿发一边向汉萍发誓，一边朝门外走去。

的射击场上度过的。此刻，他已训练完毕，走进了巡官麦高文的写字间。“嘀铃——”桌上电话铃响了。黄柏君抓起了电话。

“你好，督察长先生！”

督察长潘士敦在电话里告诉黄柏君，查拉霍夫珠宝行遭抢劫：“虽然案子发生在法租界，不过有人记下了作案车子的牌照，你相信吗？这个牌照是公共租界的号码，而且车主是林鸿基。”

“这倒很难相信，确是林鸿基？”探长唯恐听错了名字。麦高文巡官一边修着指甲，一边抬着眼皮很有兴趣地听着。

“林晓脚怎么会干这个买卖？”麦高文大惑不解。

“好吧，我立即回来。”黄探长挂断了电话，“你也不相信么，巡官先生？”

“哦，要是在五年前我完全相信，可现在，林鸿基怎么会突然抢起珠宝店来了？要么他觉得光靠吗啡赚头还太小，要么他是想开个玩笑。不过，也不能把俄国老板打死呵。”麦巡官停了一会儿。

“告诉你，最近我每次打靶都没有超过四十八环！”黄探长插话道。

“下一次你打靶以前要吃点洋葱，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他曾经是很出名的神枪手，我的成绩一向是在三十环以下，真让人泄气！”

“会吃点洋葱的，谢谢你的秘方，麦巡官。”黄柏君整整西服，穿上呢上衣，又把帽檐朝下压了压。

“祝你走运，探长！”

麦高文从不流露他对黄柏君探长的敬意，有时他会妒嫉这位华人探长。当然，黄柏君的确是一个很有禀赋的天才侦探，他从探员擢升到巡长，只有两年时间；而巡长到探长的间隔，仅仅才半年。由于他在麦边路一家燕子窠抓到了个暗杀党徒，获得了警务特殊勋绩二等奖章，侦查总部的潘士敦是很相信黄柏君的能力的。

黄柏君开车向四马路总巡捕房而去。他对林鸿基的抢劫行动同样感到疑惑。因为林鸿基正在逐渐磨去昔日他留给社会的形象——一个令人惊心胆战的黑帮分子！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起来，他已无意靠流血来取得成功，何况法租界的杜月笙、公共租界的吴九皋都看不起林鸿基，他们也试图在消灭或减弱他的势力。自然眼下他决无希望和本市地方协会会长、市参议会议员、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委员杜月笙较量，他没有这个能力；而唯有公共租界的吴九皋，他才觉得可以与之相比高低。林鸿基当然不会让珠宝抢劫案给他脸上抹一层匪徒的色彩——这是探长的疑惑。

“车号是一〇一四七，”潘士敦的写字间里弥漫着呛人的雪茄烟味，“张通译对此很吃惊。他们正在全力调查这个案子。你可以去林鸿基那里调查一下，那天他的车是谁在驾驶。我不希望事情真的是这样，到底是死了人。”

“珠宝数量算出来了么？”探长问道。

“价值六十多万，法国人还没有拿出详细的清单，不过数目已够大了。注意，你的调查，要绝对保密，这对我们，对林鸿基都有好处。”

“明白了，督察先生。”探长立刻领悟到了。

下午三点左右，探长打了个电话给林鸿基。不出他的意

料，林鸿基否认这件事，探长又把汽车牌照号码告诉了他，林鸿基沉默了一下。

“这部汽车的确是我的，可你不会认为是我干了这件事吧？”

“这不过是个猜测而已，林老板。每个人都会按这个逻辑去推理的。你是否可以调查一下是谁在这段时间里开车出去的，干了些什么。”探长说。

“这我可以帮你忙，探长。我是决不会允许手下人去干这种事的，过一小时我打电话告诉你。”

“好吧。”探长挂了电话。他晓得林鸿基的残忍、狡诈和聪明，假若真是他所为，那么那些参与抢劫的人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决非一个粗心疏忽的人，不可能用自己的车去抢劫查拉霍夫。探长黄柏君感到劫案有些棘手。

第二章 哥伦比亚路的意外事件

5

汉萍迷蒙中隐约听到有人开门进来，他十分费力地想到来人定是黎美美。汉萍试图睁开眼睛，但眼皮一直是沉重的。黎美美在耳边叫着他的名字，他嘴中轻声“唔”着，但连自己也听不清楚。

黎美美看了看桌上的空茶杯，才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只茶杯里，她曾放过曼陀罗花的粉末，当然决不是给汉萍喝的。这不过是她的小小的爱好而已。

她赶紧打开衣橱，从一件挂着的衣服口袋中取出解药，给汉萍服下。汉萍终于像一个睡过了头的人渐渐地醒了过来。

“给我点一支烟，”他揉了揉双眼，“这是怎么回事？”

“倘若我不回来，你要一觉睡到明天天亮了！”黎美美笑着说，“那是我的蒙汗药，小小的实验，没想到你一口喝了！”

“强盗没闷到，倒闷了我这个好人！”汉萍把头枕在黎美美的腿上。

“你当心老七，我刚才碰到他了。”她告诉汉萍。

“什么？”汉萍追问道，“他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我和他不过是一般交情，他就是有什么话，也不会跟我说的。那批珠宝有下落了吗？”

汉萍摇摇头。

“只有找到老七，才能找到珠宝。”汉萍长长地吐了口烟，继续说，“法国人正在查这个案子。”

“这事你最好别再卷进去了，小心有人要你的命！”黎美美推开汉萍的头，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有这种直觉，喂，你信勿信女人的直觉？”

“你指什么？”汉萍问。

“你会遭到暗算的，你还是相信我吧。”她起身从抽屉中取出小巧的拎包，又从包中拿出一支手枪。

“这是新年礼物。”她平静地看着他。

汉萍几乎有些怔住了，他不知道黎美美这手枪哪来的？又怎么会有这玩意的？他不懂黎美美为什么要给他这个？

黎美美笑着说：“这是一个朋友送的，给你，防身用。”汉萍望了望黎美美的眼睛，那眼睛像一潭清澈的湖水，但又是深不可测。汉萍沉吟片刻，接过了这件礼物。说实在的，黎美美的这一举动，反而使他预感到了事情复杂化了。

“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女人！”汉萍调侃说，将黎美美紧紧地抱了过去。

“我该回去了，已经四点十七分了。”汉萍看了看表说。

“以后可不要见茶就喝！”黎美美娇气十足地警告汉萍。

汉萍走出群玉坊，来到自己汽车边，正欲开车门，旁边